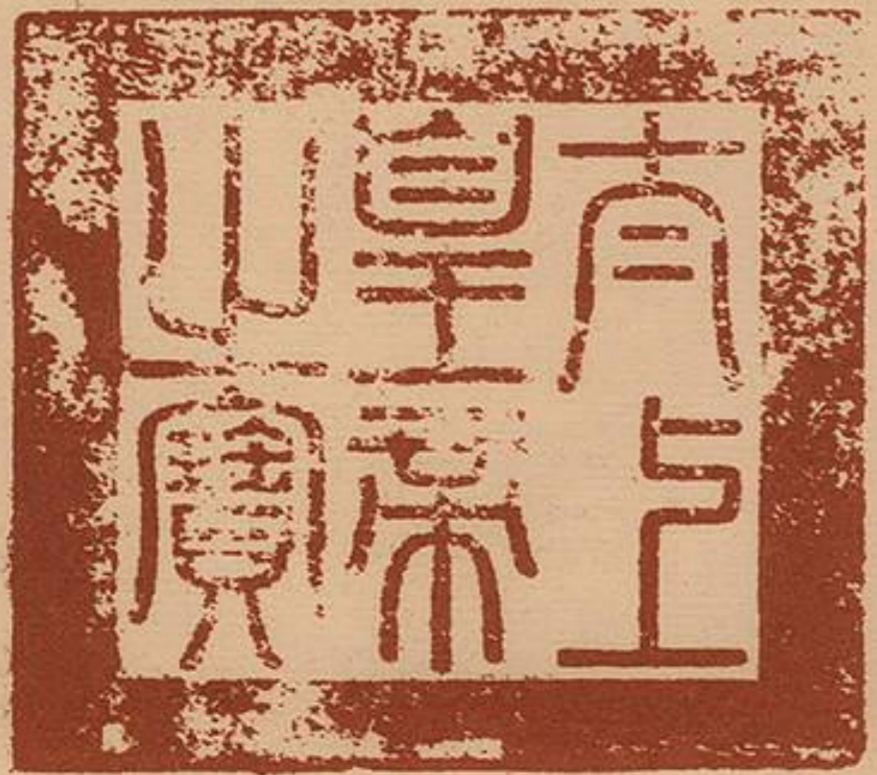


橫浦先生文集

八



橫浦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邇英春秋進講

夏曹伯來朝

臣九成曰書曰六年五服一朝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是諸侯朝王禮也今周王在上曹文公不朝天王而來朝魯聖人書之所以誅絕之也攷之周官行人之職有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十一年曹文公即位其秋書曹伯來朝壤地相接講信修睦不忘先君之好尚有合乎相朝之說今十五年又來朝其意何耶臣試論之周室不綱諸侯不知尊王而畏大國凡書來朝者不復問禮義所在獨畏其威耳且以魯攷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如楚者二如齊者十三如晉者二十有二何其多也蓋齊晉楚皆大國也魯之所畏也故魯不憚山川道路之遠而朝之書公如京師者一書公朝于王所者二又



何其少也以王室微弱魯之所忽也夫
伐秦之役假道京師成公因以朝周踐
土之役河陽之會僖公因以朝周皆非
本心也且魯越境以朝諸侯乃因會而
朝天子不臣之心莫此爲甚聖人於魯
有君臣之義故遷就而爲之諱其曰如
京師而不言朝曰朝于王所而不言京
師微見其意使天下後世知聖人不與
之也嗚呼朝天王者禮義之心朝大國
者勢利之心徇勢利而忘禮義則天理
淪胥人倫顛倒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惜
乎春秋之君不知之也臣竊悲之夫不
朝天子而朝大國則君臣之義絕矣勢
利之心開矣諸侯懷勢利而忘天子則
大夫亦懷勢利而篡弑諸侯篡殺之禍
相踵而起此不朝天子之所致也奈何
當時之君曾不少警乎臣所以深悲之
也臣又攷來朝之意有書名者有書爵
者如曹伯來朝滕侯薛侯來朝之類皆
書爵爾至穀伯綏來朝鄧侯離吾來朝

特書名者豈無意乎蓋以威公乃弑君之賊宜天下之所共討今鄧穀之君不率天下誅之反背天子而更來朝故特書名以罪之使又失地滅同姓之例此聖人深意也雖然何以使之來朝哉蓋有以力而使之來朝者有以德而致其朝者不可不知也如魯之如齊如楚如晉邾鄆紀薛郕杞曹滕之朝魯皆以其力足以制我而朝之豈誠心也哉齊晉楚之君未嘗一朝于魯魯十二公未嘗一朝于邾鄆等國豈非以力而自恃乎若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于明堂至戎蠻夷狄皆朝于四門之外宣王復古而大會諸侯於東都此皆以德而自然來朝非以威劫之也嗚呼以力加人者力盡則禍至以德懷人者亘千古而常在也何以言之夫齊楚晉不務德而以力劫制小國及其子孫有死於松栢之間者有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者有分爲三國而并於秦

者秦亦不悟以力兼并一夫作難而七
廟隳是以力劫人之禍也若夫大禹以
至宣王名高萬代德冠百王後世言治
者莫不以爲稱首况當時諸侯安得不
心悅而誠服乎臣願 陛下克勤克儉
如大禹訪落小毖如成王側身脩行任
賢使能如宣王中國衣冠雖陷於蠻貊
將見身在異域之間而心朝魏闕之下
無念不在 吾君之側矣儻 陛下無
失天下之心則雖土地未及大禹成王
宣王之盛而恢復之象已見於嘖笑間
矣惟 陛下留神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臣九成曰公孫敖慶父之後世爲魯卿
與國政事觀僖公十五年帥師及諸侯
之大夫救徐文公元年秋會晉公于戚
二年夏會諸侯于垂隴三年如齊五年如
晉七年如莒涖盟可謂委任之重矣委
任既重則當秉忠蓋之心上助魯君夾
輔周室當勵禮義之操下使士庶民知

所趨嚮今周襄王崩不能開陳魯文公使奔王喪其罪已不容於誅矣八年八月襄王崩冬十月乃代文公如京師後期之罪又不容於誅矣不此之懼乃敢不至而復背君臣之大恩絕忠孝之正路兩觀之誅三危之竄非公孫敖其誰受之臣細攷之乙酉如京師丙戌奔莒夫今日以奔天王之喪而行明日乃亂弟襄仲之婦是當憂感之際乃以淫亂爲心禽獸所不忍爲而公孫敖乃安爲之是曾禽獸之不若也今齊人乃歸其喪可謂顛倒逆理之甚矣夫公孫敖上不知有天王之恩下不知有兄弟之義宜肆諸市朝以爲臣子之勸齊旣失刑而歸其喪魯又失刑而不能戮其死君臣兄弟之倫至此絕矣嗚呼痛哉臣竊疑公孫敖何人哉而吾聖人紀其事詳悉如此何也如八年十月書乙酉如京師不至而復又書丙戌奔莒十四年九月書甲申卒于齊至此年夏又書齊人

歸其喪聖人之意若曰魯使奔襄王之喪乃不至而歸宜不容於天下矣又奔莒爲亂倫逆理之事而莒受之莒容不忠不友淫亂之賊莒爲有罪齊不能正典刑使卒于齊齊爲有罪魯不能戮其死而受其喪魯爲有罪此聖人所以詳言之以見三國之失刑也嗚呼死生大事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生死不可不在禮義之地今公孫敖不奔王喪娶弟之婦其生也無禮義爲已氏死于齊其死也又無禮義聖人書齊歸其喪所以著敖死之不得其所也昔曾子有疾召門弟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啓予足啓予手以謂吾平生此身未嘗一蹈於非禮義之地也觀其易箦之語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是曾子之生也由乎禮義其死也亦由乎禮義今公孫敖生而不忠不友死而在淫亂之地其與曾子

相去何其遠也彼曾子所以致此者蓋其學之有素也曾子自三省之學日加踐履一旦入於一以貫之之地其曰戰戰兢兢者三省之狀也觀其臨死將絕之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曾子平生所學不區區於誦數博洽之間專以治心脩身爲務也夫邊豆之事付之有司是誦數博洽君子未嘗留意也至於容貌顏色辭氣則在我而已動而遠暴慢正而近信出而遠鄙倍是其中養之有素也故指以爲君子之道臣竊以謂三省之學 陛下不可不知也今 陛下夙興而朝則當三省日夜之所爲夢之所適其是耶非耶夜分而寐則當三省日晝之所爲心之所思其是耶非耶三省既久天理自明曾子之學孔子之心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傳當一日而皆見矣動容貌正

顏色出辭氣天下其有不治乎此舜恭
已正南面之象也臣因憫公孫敖平時
不學其死至此故輒不自揆爲 陛下
推明曾子之學惟 陛下力行之則天
下幸甚 祖宗基業幸甚

進講畢執牙篋進曰臣竊以謂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初傳
之顏子顏子短命其學不傳其後傳
之曾子三省之學即顏子庶幾之學
也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
有不善即知之知之則不復行即曾
子三省之說也乃以牙篋指講卷中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語
奏 上曰此三句乃三省之切處也
陛下以謂臨深淵時儻不加省則墜
矣履薄冰時儻不加省則陷矣曾子
於一念之起萬事之來常如臨深履
薄戰戰兢兢念何有不善乎事何有
不正乎又以牙篋指動容貌正顏色

出辭氣三語矣 上曰此曾子三省之學也曾子之學不似後世務爲博物多見以矜駭夸耀於俗人也專於爲己之學而已夫容貌顏色辭氣豈他人之物乎正吾在己之物耳又以牙篋指動字正字出字三字奏 上曰此三字正三省用功處也 上微笑曰會得會得又秉牙篋奏曰臣不暇盡解此三句且以動容貌爲 陛下力陳之夫動字非謂舉動之動乃俗所謂整頓精神也容貌乃儀態辭氣乃言語顏色言面色臣請論容之說乃知曾子之學爲深遠也昔季孫之母死魯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閻人爲君在弗納也乃奏曰此蓋閻人以魯君在不容曾子子貢入弔爾及曾子與子貢入於其旣而脩容焉又奏曰脩容乃整頓儀態也子貢先入閻人不敢止之乃曰嚮者已告矣是不敢輕之也曾子後入閻人辟

之及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陛下觀曾子一脩整儀態上自魯君中至卿大夫下至閭人皆震動如此 陛下儻得此理常提撕警策不使邪心非意干之發之容貌顏色辭氣間天下其有不竦動乎臣所謂舜恭己正南面者此也 上曰極好又進曰臣讀禮記見其論容之說極有來歷非聖人餘訓不能到此上注視曰如何奏曰其論容曰君子之容踈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則重手容則恭目容則端頭容則直口容則正聲容則靜氣容則肅立容則德色容則莊 陛下想見此等人其心術如何此三省之力也顧此三語乃曾子臨絕遺付之言不可輕也願陛下以心體之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盡在 陛下方寸中矣遵而行之此聖賢所望於後世之君也區區小臣妄窺聖賢之意干冒 天聽

死罪死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臣九成曰日者人君之象人君德充于內無邪心非意搖之嬖臣女子亂之權臣姦夫惑之夷狄盜賊謀之則方寸昭然輝光四達日安其序理固然也臣嘗攷堯舜禹湯文武之書皆不書日食以謂畧而不書耶堯寅賓寅饒舜察璿璣玉衡夏克謹夫戒商有天災之訓周立保章之官其謹於天文蓋可知矣然而不書日食者有以見堯舜禹湯文武德之明也至后羿作亂則辰弗集于房幽王失道則詩人以謂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是知日之所以食者必有以也臣請推而明之夫人君之德與日同光及夫邪心四起非意已萌嬖臣預政女子蕩心權臣執柄姦夫竊鼎夷狄外侵盜賊內起惡氣積稔上見于天不可誣也然而因日食之深淺可以驗惡氣之重輕至於日有食之既則朝廷蓋可知矣記

禮者之言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其言修六官之職則是矣而不及人君省躬之義臣切疑之臣以謂日有食之人君素服減膳避正寢豈無謂哉其意蓋將使人君退而自省曰非心起而邪意萌乎嬖臣預吾政乎女子蕩吾心乎權臣執吾柄乎姦臣竊吾鼎乎夷狄將外侵盜賊將內起乎安意定志愴前日之失路而誓後日之自新庶幾其免於禍乎然而與其日有食而後自省竊以謂不若未有天變而日三省之三省之學臣已陳於前此不敢復瀆 聖聽伏願 陛下力行之至於鼓用牲于社此又聲陽氣以攻惡氣之義也雖然是禮也乃天子之事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魯何爲而有此禮乎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故魯因仍而僭之夫周公雖有功人臣也安得用天子之禮樂乎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失也使周公在
臣知其必辭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故因用牲于社復書之
以見魯國承襲之失而莫之正也聖人
辨名分如此安得而有亂亡之事乎故
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後文
公十六年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八年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人冬十
月莒弑其君庶其成公十七年十二月
楚人滅舒庸皆惡氣兆於此時也臣因
日食知惡氣之積稔然後知鳳凰來儀
百獸率舞即二帝之和氣而天降甘露
地出醴泉即先王之和氣也豈自外來
哉皆其心中之物耳然則人主之處心
積慮可不敬乎此臣所以願 陛下力
行三省之學也

進講畢執牙篋進曰臣聞孔子之言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意到語
到猶爲此說况臣意識昏蒙文辭淺
陋豈能發揮春秋之至意臣今意有

未盡者更欲爲 陛下言之 上曰
如何對曰適臣論日食之變本於惡
氣惡氣之萌起於惡念不艾夷蘊崇
之絕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
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飛流彗孛盈
滿蒼穹下觸乎地則菑及五穀禍及
百蟲山摧川潰草怪木妖中觸乎人
則爲兵爲火爲癘爲瘥爲小人爲女
子爲讒夫以敗亂國家之政事是則
惡念之起可不即加撲滅乎 上曰
是是再進曰臣嘗讀易坤之初六不
覺撫卷而嘆蓋坤之初爻五陽在上
一陰在下生其卦爲 上首肯曰
如何對曰一陰者惡念也聖人憫之
故發之曰履霜堅冰至夫霜輕而冰
堅此衆人所知也履霜而知其爲冰
聖人所知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惡
念之起如霜之輕不即除之日復一
日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其惡至於如
此孔子斷之曰由辨之不早辨也此

蓋言惡念不可不亟去也在易爲履
霜之說在中庸則爲謹獨之說 上
注視曰如何對曰臣愛楊時之論曰
獨者交物之時有動于中其違未遠
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
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甚焉雖欲
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蓋言惡念之
萌不可留於心也臣又讀西漢燕王
旦傳竊怪其怪異何如此之多也如
虹入井豕壞竈烏鵲鬪死鼠舞端門

天火燒城樓大風壞宮室拔折大木
流星下墜及細攷其傳衛太子死齊
懷王薨旦自以爲次第當及乃求入
宿衛嗚呼此誠何心哉惡氣之萌蓋
起於此也使燕王旦素知學問離絕
遠去妖怪何自而有乎 上曰極是
極是又對曰惟其留蓄在心遇事滋
大故武帝死聞喪不哭乃曰璽書小
疑有變此蓋前日宿衛之惡至此而
滋熾也此念不已又上書朝廷請爲

武帝郡國立廟及朝廷賜之錢乃曰
我當爲帝何賜也惡念成矣弗可救
藥矣乃僭貂蟬乃僭車服至賂遺蓋
主上官桀爲篡弒之計臣靜觀其方
寸中變怪如此故凝結成象有虹豕
烏鵲之妖豈自外來哉皆其心中物
耳 上曰是心中之物對曰臣嘗爲
之說曰惡氣在物皆知厭惡惡氣在
心而不知自惡吁可憐也且凡庶惡
念在心刑戮斧鉞身自當之禍及一
身耳歷觀自古人主惡念不去日以
滋甚豈止禍及其身上累九廟下殃
四海 上愀然又進曰 陛下聖學
高明於春秋誅意之說曾子三省之
學必當知其所自來區區之意因論
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始於
惡念故推以及此庸愚瑣陋上瀆
天聽臣不勝戰慄之至

橫浦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春秋講義

此海昌縣庠所講

發題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嗚呼孟子數言何其盡春秋之旨也昔余嘗怪平王之詩不列於天子之大雅而下同於諸侯之變風久而得之乃知平王之時無復有王道矣夫平王之時何以獨無王道哉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王道也隱公即位不稟命於天子與邾儀父盟于蔑不授之司盟而天子不問是無君臣之道也鄭伯克段于鄆天子又不問是無兄弟之道也以天王之尊而昭惠王之妾是無夫婦之道也平王以前未至此極夫子傷之此春秋所以始於隱公也或削去即位或書其同盟或削去公子呂而書鄭伯或書天王而名宰咺是皆以王道正之也嗚呼天下不可一日無王道也久矣天下一日而無王道是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吾夫子憫人欲之四起悼天理之將滅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蓋

將以續三王之道而扶天理於將亡也夫子自
衛反魯既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刪詩又定書
又繫周易如此足以明王道矣而區區又作春
秋者何哉蓋詩書禮樂皆先世之遺言而夫子
之言曾未見之行事也夫子之心未見之行事
是王道終莫之見也聖人以謂王道在我而時
不遇湯武位不登三事無復見之行事於是寓
魯史於筆削以見王道之設施焉夫舊史自
之魯國而春秋乃傳諸門人弟子意以傳天下
來世初不以示人也彼魯史者特一寶錄爾安
知所謂王道哉予奪抑揚夫子以王道注之筆
削其筆也見聖心之所在其削也見聖心之所
歸學者儻於筆削之間上溯聖人之心乃知夫
子雖千古而常在也且以隱公元年論之書元
年春正月公即位此魯史也此付之魯國者也
筆王字於春下而削去公即位三字者此夫子
春秋也此付之門弟子傳天下與來世也誠如
魯史有何義哉惟聖心寓於筆削此所以其義
無窮也請試言之夫筆王字於春下乃知王之
所爲天之所爲也削去公即位三字乃知隱公

之即位不稟命於天子也自此類以推之則知威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兵楚之君卒不書葬者皆聖心削之以見王道也邲之敗魯舊史書先穀也而春秋乃書荀林父衛侯衎出奔魯舊史書孫林甯殖也而春秋乃獨書衛侯出奔齊耳皆聖心筆之以見王道也因筆削以求聖心王道豈不昭昭乎儻於此而求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森然布列一一皆聖心之發見也聖心之所予者王道之所予也聖心之所奪者王道之所去也學者儻未遽得聖人之心莫若先明大學之道夫大學之道何道也王道也王道何在在致知格物也格物者窮理之謂也天下之理無一之不窮則幾微之生無不極其所至矣故曰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儻知格物之學則可以知聖人之心知聖人之心則知聖人之筆削知聖人之筆削則雖生乎千百載之下一讀春秋乃如歷鄒魯之國登洙泗之堂親見吾夫子之威儀親聞吾夫子之謦欬親傳吾夫

子之心法既得其心則飲食寢處灑掃應對無非吾夫子之運用窮而獨善也隱微之間有廊廟之氣幽暗之際有日星之明達而兼善也則乾旋坤轉雷厲風飛百物愷康萬邦溫晏旂常鼎鼎有不足以形容鍾鼓管絃有不足以傾寫而高車駟馬裘冕楹圭有不足以榮耀也孰謂春秋之中乃有是理乎如其不然雖居充棟宇出汗牛馬馳辯如波濤擣藻如春華謂之博物洽聞錦心繡口則可謂之窮春秋者是欺天也以余之不肖何足以知聖心之萬一顧聞於師者如此輒爲諸君言之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隱公即位之始年也不曰始年而曰元年者何也自商周以來皆以始年爲元年其意若曰始年無意元年則其意深矣蓋天下之物有元而後有本有本而後有根有根而後有幹有幹而後有條有枝有葉有華有實此人君即位之始年爲元年則其責在人君矣然則人君處心其可不謹乎一失其機則本根花實皆將敗壞而不可收拾矣此自三王以來所以命元

年之意也昔李光弼代郭子儀守朔方舊營壘也舊士卒也舊麾幟也光弼一號令之而氣色乃益精明余以此意論春王正月諸君試思之夫書元年春者魯史舊文也書正月者亦魯史舊文也夫子筆一王字於其間而精神皆變儻止如舊史豈不陋哉以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以言王即天也故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天子豈得以私意亂之乎以正次王以言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也諸侯豈得以邪心干之乎余於王之一字竊見聖心造化如此之巧也聖心於春秋首筆王之一字則知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皆王道之所寓也前輩謂魯舊史畫師也聖筆化工也真有味哉

門人陶與諧錄

先生講畢拱手服膺曰竊惟春秋之書乃性命之文史外傳心之要典游夏當年英俊親見夫子尚不能贊一辭况如某學術空虛智識淺陋何足以發明聖心之毫末旣辭不獲命乃敢陞堂正坐取笑旁觀有覩面目然某昔嘗從大人

君子粗聞其略矣今日試爲諸君言之
世之論者皆以春秋爲褻貶之書而不
知其爲王道之要嗚呼王道豈止褻貶
哉顧其筆削之間生成造化幾與天地
同功第世儒以凡心窺之使此書埋沒
於街談巷議者不知幾百年矣今天
子聖明其於春秋之書獨到夫子用心
處昔某嘗侍坐經筵天語下逮論大義
數十以謂夫子造化盡見於此書

聖學高遠豈書生所能到諸君爲人臣
子他日將蒞經事遭變事欲知其宜知
其權可不留意此書上副 聖心之萬
一乎昔顧愷之畫裴楷有頰上三毛之
妙韓幹畫廐馬有萬匹吾師之說張長
史以雷霆水火歌舞戰鬪盡發之於草
書李陽冰以雲霞草木衣冠人物盡發
之於古篆彼特一藝之精其變化乃如
此之至况吾夫子以帝王之道天地之
德日月之明四時之運盡發之於春秋
果可以凡心窺之乎儻於一字之間上

識聖心之鑪冶則陽開陰闢雲徂雨流
皆吾夫子之春秋也以脩身以齊家以
治國以平天下無不可者惟諸君之所
用瀆亂聖經喧煩衆聽不勝皇恐之至



橫浦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